



江城子·贵池霄坑村

安徽 林兵

雾岗缭绕满霄坑。树兰盈，绿茶馨。起伏山峦，林海树常青。清澈溪流石上，鱼潜底，鸟争鸣。

家家殷实小康型。讲文明，重民生。秋浦一流，华夏也闻名。振兴乡村逢盛世，民喜悦，众欢腾！

PS：霄坑村与九华山毗邻。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利用大自然的恩赐，科学规划，因地制宜，辛勤劳作，

探索出了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，率先于2019年成为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的“美丽乡村示范村”。2020年6月，被授予“第五届安徽省文明村镇”称号；2021年9月，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农业农村部、中央宣传部、民政部、司法部、国家乡村振兴局表彰为“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”。

凡人世间，必有烟火

安徽合肥 董少广

小时候，我就喜欢跟着妈妈去菜市场，在嘈杂的叫卖声中看人来人往，在蔬菜水果摊前感应四季轮回，偶尔能够品尝我喜欢吃的东西，尤其是夏天，一边帮忙提着菜，一边吃着妈妈奖励的三分钱一支的豆沙冰棍，最后连冰棍的竹棍都能咬半天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妈妈每花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，妈妈在世时，经常对我说，活在这个世上，就得食人间烟火。凡人世间，必有烟火，烟火味是人间最温情最本质的味道，但人间烟火来之不易。

前一阵子，“烟火气”一词成为热搜。但烟火气是什么，好像很少有人解释。从字面上看，烟火气就是“做饭”（古称“举炊”）：劈柴生火，炊烟袅袅。古代文人把烟火气写进诗里的就大有人在，“蛮声喧夜市，海色浸潮台”（张籍），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（陶渊明），“炊烟漠漠衡门寂，寒日昏昏倦鸟还”（陆游）……

汪曾祺在《人间滋味》里写道：“看着生鸡活鸭、鲜鱼水菜、碧绿的黄瓜、通红的辣椒，热热闹闹，挨挨挤挤，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”生活是柴米油盐，食物也勾连着我们所有的生活轨迹，汪曾祺还说：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

在我看来，烟火气者，“生计”也。三月，春风十里，但一场新冠疫情，让2500万人的城市按下了暂停键，疫情过后，街边小店的命运一度让许多上海人关心。小店是马路的风景，也是烟火气的来源，无论是烟火鼎盛的夜市，还是时尚新奇的后备箱集市，抑或是充满小资情调的文创市集，城市的人间烟火里是那些努力打拼的普通人，如何留住这些人，如何让他们更好地存在，对城市而言，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不同阶层、不同经历的青年提供机会与支持，也决定着有多少人愿意选择这里。网上热议，离开上海的年轻人还会回来吗？一条夜市，点燃半城人间烟火，美食是夜市的灵魂，灯火通明的夜市也照着另一种生活、另一个群体，担起的是一个家庭生计与希望。“夜经济”的繁荣程度也被看作是一座城市经济开放度、便利度和活跃度的晴雨表。

世事沧桑，感知人情冷暖，在繁华都市里打拼十分不易，我很欣赏这样一句话，一半烟火以谋生，一半诗意以谋爱。岁月荏苒，行走于烟波浩渺的尘世，我们手执烟火以谋生，心怀诗意以谋爱。纵然人生也会有风雨，但维持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、阳光、食物和水，其他的都是奢侈品，当我们在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，懂得给生活减配，为灵魂松绑，“烟火气”的生活，就是治愈。

多年来，我和老伴一起带孙女、孙子，小区有一对80多岁的老人，子女不在身边，每天早上9点左右，腿脚不好的老爷子都会拄着拐棍，手里拿着当天的晚报，或看报或闲聊，11点20左右身体硬朗的老伴做好饭后，喊他一起回去吃水果，然后按时吃饭，午睡，生活很有规律。我想，草木会发芽，孩子会长大，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，有了牵挂、陪伴，不狗血，不悲情，我们都不完美，但我们都爱，并且滋养着对方，就是人间最深情的烟火。

最近，回了趟老家，许多院落都空了，故乡成了许多人归不去的家园。有的难舍故乡情怀，建一栋好的房舍，望着这些房舍，我想，人生匆匆复匆匆，一年里他们能回来住几回？有几户人家，大多是老人和孩子，炊烟起着，鸡鸣狗吠，倒是平常，却装满了活泼泼的烟火人生。为何故乡会让我们如此怀念？这世界，你在意的人和在意你的人，其实就这么几个，这就是你的全部世界，生命是在不断前进的，家园只是我们的起点站或是终点站，世间最难割舍的就是故乡的风土人情、有烟火气，有温馨和家的味道。

晒稻谷

湖南永州 卢兆盛

人伏后不久回了一趟老家，适逢“双抢”大忙时节。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割早稻，插晚稻。中饭后，正准备下田去帮大弟干活，大弟告诉我，不用去了，现在割禾打谷都是收割机全包了，闲不下的话，就去晒谷吧。大弟家头天打下的两亩多稻谷，都已全部摊晒在屋前晒谷坪上。满坪金黄的谷粒，像一张宽阔的金色地毯，在炎炎烈日下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其实，晒稻谷，在农事中算是比较轻松的活儿了，比起插秧、割禾、打谷这些繁重的劳作来说，确实舒服多了。因而，以前生产队出集体工时，总是将这一活计安排给那些老弱病残的社员。一般一天两人值守，负责晒稻谷的人，有一个名号，叫“晒谷员”。晒谷员的主要任务就两项：翻晒和看守稻谷。

翻晒稻谷的活计其实很简单，没有多少技术含量。早上，社员们将头天打下的稻谷从谷仓里挑到村前的大晒谷坪上，用长柄木拖板将一堆堆谷子摊开、铺平，剩下的事情就是翻晒和看守，留给晒谷员干了；到了晚边，晒谷员再将平摊的稻谷收拢，堆成几大堆，分别盖上薄膜，再用石块压实，以防晚间突然下雨淋湿稻谷。通常，新打下的稻谷，至少要连接晒两三天，才可以完全晒干。因而，它们只能在晒谷坪上过夜了。而晚上轮值看守稻谷的活儿，就交给了那些身强力壮的男社员。

尽管翻晒稻谷看起来简单，但做起来也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。稻谷铺开之后，约摸隔

半个时辰，便要用木耙将谷粒翻一遍，目的就是多次翻耙，确保每一粒稻谷都能尽快晒干。木耙就像一把巨型木梳，在平摊着的稻谷上，“梳”出一行行长长的谷垄。整个晒谷坪看上去，就像一幅金色泼洒的油画，漂亮极了。

而看守稻谷呢，则更轻松了。倒不是防备有人偷窃，而是防止鸡鸭、鸟儿偷食。最难防备的是贪吃的鸡和麻雀。常常是刚刚赶走一群，没多久，又来一群偷袭。最烦的是麻雀，胆大而又狡猾，防不胜防。只要瞅准没人，便悄悄飞到晒谷坪，就像跟人躲迷藏一样。

晒稻谷，最怕的就是突然天降大雨。而酷暑时节，阵雨确实常常不请自来，而且总是来得特别快，往往让人猝不及防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农村还没有电视、网络，自然也没有天气预报。天气会不会出现变化，全靠经验分析判断。尽管大多有关气象的农谚都很管用，但，也还是有失灵的时候。尤其是“双抢”那段时日，凡是闷热无风的日子，都极有可能突然下一场阵雨，且大多都在下午袭来。有时人们正吃着午饭，突然，一场太阳雨噼里啪啦砸下来；有时可能是四五点钟光景，本是太阳高照的，瞬间，天空乌云密布，不一会儿，雨点便砸下来了……

一旦稻谷被雨水淋湿，那就会带来很多麻烦。晒稻谷，有苦，也有乐，但，乐比苦多，因为晒的是粮食，晒的是丰收，晒的是幸福……

为父亲开启多彩晚年

安徽颍上 马晓炜

母亲病逝后，父亲在我和弟弟们的反复劝说下，总算离开了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，进城和我们一起生活。你还别说，当过兵的父亲虽然年逾古稀，但脑子特别好使，不仅学会了各种电子支付，还热衷于网上冲浪、刷视频、发微信朋友圈等。正当我和妻子为父亲晚年开启智能化幸福生活沾沾自喜时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父亲长时间玩手机，眼睛和颈椎接连拉响了“警报”。

从医院治疗回来的路上，我笑着对父亲说：“老爸，您身子骨是挺硬朗，可经常不注意休息低着头，马上就要沦为‘手机控’了，再棒的身体，也招架不住呢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原本性格温和的父亲揉了揉红肿的双眼，突然疾步快走，很是委屈地说：“你们上班走了，家里连个说话的人影儿没，我不瞧瞧手机，日子过得甭提多熬人哩。”

望着阳光下苍老瘦弱的父亲，我竟然无言以对，像做了错事的孩子，默默跟在他的身后。父亲的话不无道理，为了生计，我和妻子每天早早把孩子送到学校，尔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单位打卡，等忙忙碌碌一天下来，拖着满身疲惫回到家，又忙着张罗着两个孩子的功课，哪有时间陪父亲说说话、聊聊天，更别说关注他的精神生活了。而且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，将生活的冷暖和工作的得失向父亲倾吐了，以为他永远是那棵挺拔的树、伟岸的山。可父亲毕竟韶

华已逝，步入老年，成为“银发一族”，在精神生活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，用手机打发寂寞无聊的时光、寻求寄托，也是能够理解的。

想到此，我赶紧追上父亲，紧紧拉着他粗糙的手，自责地说：“是儿女们的疏忽和不孝，给您带来了伤痛，往后我们保准改正！”父亲慈爱地看着我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若是有你妈妈在该多好！”那一刻，不知为何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回到家里，我和妻子商议，我们把大量精力放在儿女们身上的同时，更要花些心思陪伴老人、关心关爱老人，只有老人们身体健康，延年益寿，才是我们做儿女最大的福气。妻子很是理解和支持。

打那以后，不论工作再忙，我们每次从外面回来，都有意无意将所见所闻向父亲唠唠叨叨。我想若让父亲尽早放下手机、从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走出来，这些还远远不够，只有使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才是治疗的最佳良方。于是到了节假日，我们尽量安排父亲跟着旅行团四处走走、逛逛，在饱览祖国壮美山河中放飞自我、舒缓身心。此外，征得他的同意，我到社区给他报名做了义务兼职网格员。

眼下，父亲料理完家务，精神抖擞地穿上亮丽的蓝马甲、佩戴着耀眼的红袖标，“雄赳赳、气昂昂”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，为网格居民的大事小情热情忙碌着。